●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批准照寄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三八號

第一百三十二號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逢期寄閱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一角每月大洋二角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廣告刊例
每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大洋三角封面加倍中縫全部一元五角

上海香港
馬玉山糖果餅乾公司
大孖利餅
每罐一元 每磅五角
南京路三十七號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瘰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瘰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發育不固倘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孫乏力終身難孕遺禍丈夫豈不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惜工本將祖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爲名利爲

功效
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穿破流膿皮臉起栗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復原既可免刀封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害每張貼一星期須換一次貼五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
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寶康里口博愛醫院外埠可從郵局函購寄費加一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本埠諸君可以就近購取

大喜香烟

十枝大喜 價廉物美
諸君不信 請即嘗試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家藏良藥 龍虎丹

癰疽發背是爲大毒不成則已成則潰破血流潰爛難收不但痛苦難言竟有生命之虞此龍虎丹一藥是單方秘傳專治一切大毒無論身上手上面部上發生何種腫毒來勢兇惡者祗服此藥一劑隔六小時即可化危爲安漸漸消退不須再服誠衞生家必備之良藥也
每瓶兩劑售洋二元 六瓶洋十元
經售處上海寶善街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門牌內興業社 外埠郵購原班回件

本報介紹

申報館照相銅版部製造各種照相銅版鋅版工料精緻交貨迅速且價格公道本報自出版以來所登鋅版時事畫及銅版照相等俱由該館銅版部承製其成績優美已早在閱報諸君洞鑒之中毋庸本館多述茲爲導引國人起見特行介紹如諸君有欲製刊銅版鋅版等件可逕至三馬路望平街轉角五層樓洋房申報館銅版部接洽定可得滿意之結果也此布

萬應消瘰丸

頸癧一症患之易愈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兼施內服不爲功此丸係峨嵋山人所秘傳無論瘰癧成串穿破流濃服之如沸湯灌雪漸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善慶里四弄一家正威藥廠
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治癆聖藥 對口菌

癆病怕寒怕暑怕四時八節經年累月困苦床第甚至精神淘汰血肉乾枯以期骨瘦如柴形容變相俗謂百日癆千日癆是也雖醫藥調理耗費鉅資仍屬難起沉疴鄙人明知斯理佈告私衷幸壟焉敝處出售眞正對口菌專治各種癆病吐血遺精白濁白帶服二三分立刻見功并能斷絕根株誠蓋世之靈品定價每分洋十元如假天殛警告病家勿嫌價貴而自誤性命祈三思之
上海法界八仙橋新首安里一號時雨藥房啓

強種精血丸 大補身體

特 等 獎 賞

主治
頭暈腦痛 精力短少 怔忡健忘 目眩耳鳴 肢麻木不仁 夢遺寐泄
心跳神怯 思慮恍惚 煩躁不寐 筋痛骨痠 四肢僵冷 腰背時痛

概要
血質淡薄 自汗盜汗 虛人久癆 肺虛咳嗽 內熱腸炎 孩童瘦弱
氣色萎黃 虛煩潮熱 病難復元 胃不消化 大便艱燥 本元不足

價目
每小瓶洋七角半 每打洋七元二角 大瓶洋一元二角半 每打洋十二元 外埠各本分號均有發售

上海中英大藥房總發行

痔瘡藥

天泡瘡膿窩瘡黃水瘡濕瘡癬疥以乾瘡擦之止癢此藥內服外搽定可痊愈不再復發三日包愈每人一元本價收藥好還外埠不償郵匯函購半價由郵寄通款一售處上海用加經西貴興里五馬路芳西新旅舉玉對門一百館號十八號
興業社謹啓

光學精深

精益公司鑒 李春煖題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和盛號首飾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鑽石珠寶翡翠鐘表精鑲白金中外時新首飾金銀器皿定價劃一不合包退回換併收兌白金鑽砂自煉白金零兌舊拆或代鎔代化格外克已如蒙賜顧請惠臨上海江西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七號

正眞育亨賓片

本藥房新自外洋運到著名藥品育亨賓專治腎水不足陰氣虧損服之固本養元煥發精神業經全球醫生認爲無上妙品
每管十片售洋一元
每打十二管洋拾元
上海南京路四十二號
科發藥房謹啟

帆船商標 立退腳腫丸

鈍根

◉君患腳腫乎？君患腳腫而欲痊癒乎？請服帆船商標立退腳腫丸？君必能健步如初？永無痛苦•

腳腫病？是一種很凶惡的毛病•不但妨碍人家行履自由？並且還有性命的危險？啊！這眞可怕吓•但是市上沒有良藥？縱然知道這病是可怕的？也沒有法想？卽使延醫服藥？更是難奏速效？這豈不是醫藥界的大缺憾麼？去年本社因爲社會的要求？發明了一種帆船商標立退腳腫丸？一時行銷狠多？活人也多？感謝的函件紛至皆來？都說他是治腳腫的明星？便稱他爲藥界的唯一聖藥•哈哈！這藥的功效？就可想而知了！患腳腫的諸位先生！請快買這種藥吃•

每盒大洋六角外埠另加寄費五分
◉總發行所上海南市永盛碼頭濟羣製藥社
（附白）外埠各寶號如願經售折扣從豐請致函本製藥社接洽可也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背痛乃腎弱之朕兆宜速治腎此丸專治腎弱所致各病如腰背痛臀筋痛膀胱炎水腫小便有石淋便頻小便短少等風著奇效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平等

（丹翁）

中國向來編詩集子的、和尙道士雖做得極好的詩、都放在後頭、加他一個特別的符號、是『方外』兩個字、要是在社會間、一切行樂的事、都限制他不准做、其實人的生理構造、是一樣的、和尙並不是太監、如何能沒有肉慾呢、聽說福建省裏、般實的叢林、須要有老婆的和尙、方可做得方丈、但不知其事實否、在下曉得的、鎭江某山有一個方丈、是下河某縣鄉裏的人、十幾年前、爲修復寺裏的寶塔、落的錢就不少、錢多了、自然想法行樂、好在他有一個五六十歲的老母、當時就以侍奉老母爲名、娶了一房媳婦、不記他是在下河那處鄉裏、租了房子、尙且借用吉服三天、那時尙未光復、這和尙年未三十、一樣的袍套兒、脊梁上也拖着一條光灼灼的假辮子、洞房之後、新娘子自然將他當做一般的新郎看待了、惟有他丈人覺得招了個和尙女壻、還有點不好意思、後來和尙在丈人面前、用點洋錢般勤般勤、也就罷了、這個和尙雖在名山作持、倒是他母親的一個孝子、每年也要回家、與他堂客親熱幾次、同是一樣的男人、偏他要藏頭露尾的、要不是這和尙想得周到、如何能享這樣平等的福呢、現在好了、大家都把頭髮剃去、家家有個和尙頭睡在枕頭上、看慣了、和尙也就不難看了、從前有錢的和尙、到上海堂子裏來開心、還要裝假辮子、現在也不必了、一樣窄袖縐紗袍兒、也可穿得、洋絨線女工結的帽子、也可戴得、大搖大擺的上館肉莊、一般無知的人、還憤憤不平、我說不必了、這才算是和尙與俗人平等了、

外國的裝飾品、以法國巴黎京城爲開風氣的地方、中國是北京同上海兩個地方、有變換裝飾品的能力、清朝末年、北京的女人、全學上海、北京的勢力消滅、自然上海的勢力增長了、這是甚麼緣故呢、北京的風氣、靠幾個闊宅門兒裏的家眷、想着法兒來變換、上海的風氣、全是堂子先生來變換、堂子裏的人、學識未必高似大家的婦女們、但他有一班恩客、想出法兒來討好、又如各衣莊、各鞋鋪、晝錦里的各種零碎、金珠店各種首飾、藥房裏各種化妝品、那一家不是求妓女來賞識的、雖然把個妓女、扮成了不男不女不中不西不新不舊的一個怪樣兒、可是上海人家的婦女、講到妝飾、那個不把他當做標本和教科書呢、所以戲館裏的廂樓上、與遊戲場的書場子裏、人家的婦女、連一顰一笑、也是惟恐其不像、甚麼『人家人、』『馬路上的人、』這種名稱都應該廢了、女學生是女界優秀的分子、他們並且有意反對、頭不要光、是要毛的、衣不要綢、是要布的、而不要粉、是要素的、其初何嘗沒有鶴立雞羣的氣象、可就有一兩個出風頭的妓女、也會照樣扮起來、後來的婦女、漸漸學得多了、也不曉得是學妓女、是學女學生、問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這眞是婦女們的平等了、

唱戲的名詞、在從前是優賤的一個『優』字、對面就是個『娼』同列的就是『隸』和『卒、』眞是從頑固不通的人心理上想出來的、在外國、戲唱得好的、便是大大有名的美術家、我們中國演新劇的人、照他自己說起來、也是『開通風氣、改良社會、』何嘗不是一個通俗的教育家呢、所以有知識的人、做教習、做新聞記者、做繙譯家、做小說著作家、做愛國熱心家、他還要做一個新劇家、可見得唱戲的身分與從前不同了、未受過新教育的人、他皮黃也是能喊兩句的、就是沒有嗓子、好在譚鑫培唱的低、也就冒着『松閒月』的喉嚨、就是譚派了、還有不講唱工、專學武行的、還有不愛做男子、專搽脂粉的、外行看起來、頗疑惑他們嗜好不同、其實也是有志向上、你看梅蘭芳到日本、何等榮耀、比中國外交官游歷官去、差得遠了、就是狀元起家的大實業家、也要親親熱熱的呼幾聲小友和吾弟呢、這個就是唱戲的平等、

說到前淸的遺老、更可憐了、他們在前淸、大人和老爺的分際、看得最淸、左文襄當日、稱呼州縣、都是某大老爺、某大老爺、這算是特別的、其餘的大人、他的兄弟、就是二大人、三大人、兒子少大人、老子老太人、更不消說了、幕府裏的人、也是大人、大人的當差的、往往對了大人朋友不是大人的、也叫大人、這是反照過來的了、民國初年、從孫中山黃克強起、就改稱先生、其餘是老爺身分的人、也是先生、在先生中間、可沒法分別了、一班遺老到上海來、無知識的人、一槪用先生稱呼他、其實他們也有個表示、一條辮子恐怕有復辟的機會、因此上拚命保存、要是放在外邊、人自然知道他是位大人、他偏偏藏在帽子裏面、遇見人喊他先生、雖不申斥、那種怒形於色的樣子、也是他在前淸時代所未曾有過的、更有些黃包車夫、學着甯廣的風氣、喊人『老板、』一日在下在馬路上、看見一位遺老步行、自己喚車、車夫叫他做老板、大罵『王八旦』而去、這車夫眞是聾子不怕雷、他也拿個『王八旦』回敬、其實要不是某租界有幾塊地皮、某紗廠某銀行有點股分、那能憑着『遺老』二字的商標、就能在上海立腳呢、叫他做『老板、』也算名副其實、那能禁人家不叫老板、走出來文縐縐時、又那能禁人不叫先生、這也算是遺老平等了、

梅蘭芳化妝小影

廣去鬚問題

（逝厂）

前天我在民國日報上、讀了吳䁐聲先生的一篇（去鬚問題）他因爲女子剪髮問題、所以就想到鬍子上頭去、但是人身上長的毛、大槪都沒有什麼用處、照這樣推廣起來、就不妨都剃了去、這位吳先生的意思、可是很好、就是說的還嫌不大透澈、卽如吳先生說的飲食不便、只說了吃飯吃粥吃茶這三種、我想有鬍子的人、吃杏仁茶的樣子、似乎也不大雅觀、吳先生沒有說起、覺得很是缺點、做事不便、吳先生只說了讀書吹風、又引了李勣替他姊姊煎藥燒了鬍子的故事、諸位想現在讀書的人有幾個、替姊姊的煎藥的人也很少、拿這兩樁事來說、如何能打的動人、依着我的意思、要引證那民國大名鼎鼎的某偉人、討老婆時、女家拿剃鬍子爲要求的條款、這不也是爲鬍子所累的故事嗎、至於現在這些軍政要人、有了錢、那個不是十個八個的討小老婆、有了這些小老婆、只怕因爲鬍子上頭、受的氣、也都不在少處、我這一番話說出來、似乎比吳先生說的那些理由、效力生的大些、將來我們國裏頭、沒有一國有鬍子的人、那不是眞成了少年的中國了嗎、到了那個時節、這些姨太太、沒有一個不買絲來繡咱們兩個人的呵、

我的梅蘭芳觀

（馬二先生）

梅蘭芳又來了、一般的戲迷、都歡喜的了不得、但是也有少數冷眼旁觀的人、抱一種不滿意的態度、我也今且平心靜氣的、把我個人對於梅蘭芳的意見寫出來、和大家研究研究、

梅蘭芳的戲、完全是偏於美感的、不能在主義上去觀察和評論、因爲他純粹是中國舊戲出身、況且半生混在中國舊戲班中、又如何能拿現世界的新眼光去責備他呢、

他的舊戲以唱論、固不能與陳德霖並論、但現時的靑衣或花衫、却又誰能及得他呢、不但唱是如此、卽以演戲姿態論、亦是其他伶人所不及的、若以貌論、則人的眼光原不能一致、然就事實上說、則一般看客、以梅蘭芳爲絕美的、必佔大多數、再從比較上說、其他伶人、又誰能此蘭芳更美、（此是指上妝後說）有此種種原因、所以他纔能在現時伶界享盛名、厚俸、博大多數看客的歡迎、

至於那些從黨派上立論、或是硬要把他和其餘不同類的伶人（如譚鑫培楊小樓之類）比較立論、這是可以不必、各人有各人的本行、各人有各人的好處、各人有各人的遭際、時代不同、行當不同、如何能比較呢、所以我說可以不必、

梅蘭芳之研究

（小隱）

自從去年、上海戲園子裏、就嚷嚷梅蘭芳要來啦、到了後來、竟沒有那麼一回事、這回天蟾舞台掛了牌子、大槪是眞來了、有一般戲迷的朋友、都來告訴我、說是梅蘭芳可眞來了、彷彿是喜出望外的樣子、我就對他們說、你們諸君歡迎這位梅老板、還是眞看出他的好處來了、還是因爲他的聲名大、就在那裏耳食盲從呢、朋友說、雖然不曉得他的眞正好處、但是他這樣大的聲名、總該是名下無虛了、我聽了朋友的這一番話、我就嘆了一口氣、說道、唉、現在的世界上、原沒有眞是非、不要說是國家大事、就是遊戲的事情、也都是一樣、就拿梅蘭芳說吧、這兩年的聲價、居然要追蹤譚鑫培、儼然是中國伶界第一流人物了、要說是這個小梅、在喜連成的時候、可是很討人歡喜的、論他的模樣、也比二項那個胖子強的多、但是到今個、享這麼大的名聲、咱們可不能不把他的本領來研究研究、彀的上彀不上、第一他的臉子、在現時旦角裏頭、是不是有一無二、第二他的嗓子、在現時旦角裏頭、是不是有一無二、第三他的舊戲、是不是已經登峯造極、第四他的新戲、是不是能脫離舊戲的範圍、應現代的思潮、有那通俗教育的價値、諸君既然歡迎梅蘭芳、對於以上四層、是不可不研究的呵、

愛克司光錄（一〇六）

李涵秋著　錢芷幃識

第八回　暇撮合感驪平民　眞鳳波發生中藩

張三丰其時正歪在花廳炕上、一見了魔符、笑着讓他入坐、劈口問道、你到還少年老成、這些時可曾在那些、窰子裏逛逛不曾、魔符欠身答道、偶然被幾個朋友約着、逢場作戲、也算不得甚麼、只是蘇州一個偌大地方、可以看得上眼的姑娘、却也不曾多見、甥兒如今到有一件事、想煩舅父帮個忙兒、一經得手、甥兒便挈他北上、張三丰笑道、你瞧中誰了、只要多給些他們幾百銀子、沒有不成功的、我近來身子不大朗健、這些花天酒地、是輕易不去觀光的、你又煩我帮忙則甚、魔符搖頭笑道、不是不是、甥兒看中的一個女孩子、却是舅父的緊隣、他名字叫做小玉、張三丰將他望了望、似露着不然的意思、笑道、這可鬧到一搭兒去了、這小玉子不是同我們那個孽障、糾纏在一處的、有一次他巴巴在花牆頭上、瞧人家洗浴、被人家鬧上門來、怎麼你也瞧上他了、你到要去問一問那孽障、他們可曾拆了姘頭沒有、不然、又該他怪我袒護着外甥、欺負自己兒子了、魔符忙笑道、沒有並沒有一點轇轕、…說着便將以前的事迹、詳詳細細、告訴了一遍、張三丰不住搖頭冷笑道、該死該死、我知道這孽障鼠目寸光、一定要鬧出笑話兒來的、果不其然、眞個應了我的話了、但是你要娶他、便打發一個家人去、同他哥子接洽好了、怎生又請我幫忙、魔符笑道、甥兒已經籌劃過了、這件事若照這樣做去、定然沒有指望、因爲這女孩子眼孔甚高、據他自己主張、是決意不肯給人家做妾、他的默想、要嫁給新科狀元、方才滿意呢、舅父想想看、目前政局、已經大變、別的東西、還可想法子去覓、若講到狀元這兩字、已是絕種的了、…張三丰聽到這裏、不由哈哈大笑起來、拍手說道、有呢有呢、若是要嫁狀元、我們這南通州地方、還剩得一個、只是既老且醜些、不知道他願是不願、（未完）

夕陽紅檻錄（二）

鵷雛

第三章　憶前塵別賦傷春句　感舊雨重題弔夢圖

湘秋一面坐下、一面搖頭道、你們這些人、眞難說話、巴巴的打電話叫了我來、我來了、倒又說這些話、靈芝不由的一笑道、我這裏原是委屈你的、你去罷、杭州好說話的人多着呢、湘秋笑道、可不是、你也備起我來了、走了走了、別在此討你們的嫌、說着眞個粧做立起身來、靈芝恰轉笑着、按住他道、這個你又胡鬧了、誰又叫你此刻就去呢、你給我好好的坐着、回來咱們再喝酒、可好不好、湘秋搖搖頭道、不喝了、回來喝醉了倒費事、說着、兩人重又坐下、湘秋覺得燥熱、叫阿銀開上一瓶荷蘭水喝了、方才覺得好些、便和靈芝並肩坐着、細細的把杭州去的緣故、告訴了一遍、靈芝怔怔的聽着、湘秋說完了、方才微微的嘆了口氣、便道、如此說來、倒也是件好事、湘秋、依我說你自然應該去的、並且去了之後、也可以打算個久長之計、你倒不必一逛又回來了、湘秋笑道什麼久長之計呢、老實說、要便是你跟了我一塊兒去、不然我便打定主意、一輩子不離開這上海、任他來聘我請我、我不去便怎樣、靈芝笑道、你這話又傻了、萬一我這一霍子、瘋不能跟你一塊兒走、你便怎樣呢、湘秋聽到靈芝這句話、不覺氣起來、好一回沒有話說、忽地冷笑道、算了、不用說了、我知道你們這班人的心、只掇得我離開這上海、就安了心了、靈芝笑道、奇了、就算我是安的壞心、要你離開上海、你的朋友呢、那位孫大人江大人、難道也安的壞心不成、你這人眞越過越糊塗了、說罷、賭氣默默無言的坐在一邊、湘秋轉笑起來、說道、不談罷、你願意怎樣、就怎樣、我總依你就是、靈芝道、有什麼怎樣那樣、人家總是壞透了的、全膠兒不是好人、你提防着罷、別上了我們的當就是、說着、不禁流下淚來、湘秋陪笑道、你又急了、我又不是安心說你、你也犯不着淌眼抹淚的鬧、靈芝嗔道、還不是安心說我呢、再操上我的名兒罵兩聲、可好不好、我也活的膩了、白操了這許多時心、還惹上你說這些話、我可向誰說去、橫豎有個分手日子、你再瞧瞧人去、看人家可有多嗎實心眼兒對付你、你才明白了呢、說着不覺氣噎面漲、那眼淚滴了一手帕子、湘秋左右不是、倒覺得十分惶愧、向着阿銀、搭訕着笑道、你們姐兒、又生氣了、你可給我勸勸、阿銀一扭頭道、我不知道、是爺鬧的禍、還是你自己斷擄去、又笑道、我們生來是沒人心的、爺也不要當我是好人哩、湘秋立起身來、勉強笑道、聽了罷了、是我的不是、又招上滿屋子的氣來了、我離開了你們、說着逕自走了、正是　烟波無恙、放蘇子之扁舟、風月多情、草江郎之別賦、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章百和贈別數語、磊磊落落、淒淒抑抑、如銅琶鐵撥、忽然作陽關第四聲、讀之使人愴然滿引一斗、百端交集、

作者長篇小說、實以花月痕一路筆墨作骨、而參以紅樓、或敷佐以他書、總不離其宗、最近則極服膺吳敬梓文木之儒林外史、及吳研人之二十年怪現狀、南亭亭長之官場現形記、綜此數書、參錯變化而出之、作者之所致力在是矣、此回微參以綺麗、爲全書中不多見之作、然細視之、又極洒脫、極疏俊、由其筆情高也、野鶴）

藝云花事談

（癡）

▲據友言、福裕里美雲、已往北京、搭鴻陞班、補笑意老六之缺、五虎大將、除金銀樓已從良外、鑑冰笑意、均北伐、奏凱而還、美雲現正在衝鋒陷陣、鏡花樓爲後備隊、不久亦將出馬北上云、

▲上期春江花事所載、又袋角朱公與蔡詠春一案、最近又得後報、朱公行六、人多稱爲六銖、蓋古泉之中、三銖四銖五銖之外、有太和六銖一種、卽俗稱爲又腰哭天子者是也、據蔡自言、『六銖之擺韃檯獨吃、出百二十元作和十塲、並偕至元泰、購洋絨圍巾麻紗手帕等品、皆出六銖之自動、初未嘗有所要求、當時蹤跡甚歸勿過遲者、以六銖之妾亦粵產、又爲手帕交、電話中、常以菲親妹倩爲囑、故六銖雖野心勃勃、終不敢與其亂也、不意六銖遂怒、逢人輒謂曾用去數千金、又運動小報、造謠肆罵、十四夜、有李姓、在一品香二十九號徽局、往視、則六銖之汽車夫、昂然高坐、幸遇許某設法了事、據聞陰謀尙層出無窮、近數日、不敢出生客之局者職是、隨身攜帶此物、亦卽預防有意外之事耳、』言至此、出一溫楠叫笛示客、復深藏於懷而去、蔡之所言如是、記者深望更得六銖一面之消息、再報告於讀者也、

▲清和坊花雲娥處、此節添一花中秀、唱工實在雲娥之上、據聞曾在某班演劇、功夫甚深、未知確否、最近此焉、因內部軋轢、不安於位、忽然歸隱、殊覺可惜、惟據雲娥所言、則謂中秀在其家時、客人陸續失竊、至五十餘金之多、故令其父引去云、

春江花事

（老鮑）

▲小花園有一個林仙、神氣活像一隻紹興酒甏、年紀恐怕也不小了、他狠羨慕高雅雲騖蓬阿金一流人物、這幾天、忽然天天打電話、給一個新劇家、偏偏遇着這個新劇家、從來不會同女人交際的、林仙演了一齣改良的『寶蟾送酒、』就此了悵、

▲曹小雲是無錫大將、差不多一般錫金幫的客人、都在他那裏進進出出、所以人叫他做錫金公所、我說、如此說來、王寶玉可稱京江公所、玉梨寧可稱甯波會館、諸如此類、也記不盡許多、

▲前幾天是淸明節、窰子裏姑娘、愛頑的都上龍華、或是半淞園去、有幾個有淸頭的人、居然端正一餐麥飯、把爺娘祭一下、連外塲這般烏龜、都紛紛回去上坟、有一天我跑到小花園吟湘那裏、吟湘問我、掃墓過沒有、我說沒有空回去、吟湘噗哧一笑道、你不要生氣、多心、我們相帮阿根榮倒回去上坟哩、　難道阿根榮這樣的人、想得到百六禁烟、像你這樣的人、倒想不到祭祀如在的話麼、我紅了半天臉、想着一句話、要回答他做個比例、但是我犯不着比例這個、就搭訕着走了、

▲四馬路三山會館對面、還留着一家院落、上節是妙鳳樓潘竹紅等一般人住的、這節是秦雲徐第兩個人住在那裏、這徐第不是虹橋老三的徐第、另外一個、年紀總在大伯伯二伯伯之間、古語說『徐娘雖老、丰度猶存、』這個徐娘、却大非那個徐娘可比、雖老的雖字、要改做『已』字、猶存的猶字、要改做『無』字、那才對哩、

▲蘋香館同陳第坐在一塊、荷花仙館同七令紅坐在一塊、眞合着『燕瘦環肥』『小大由之』八個字了、

角城花史

（陶素）

淮陰民風敦厚、向無妓寮、偏僻之區、暗藏三五土娼、秘密賣淫、藉軍警界中一二有勢力者爲護符、往來者無非靑皮流氓及下級人物耳、民國四年秋、左秋周爲淮揚道尹、左好色、下車伊始、提倡開花捐、紳董和之、城內遂有天樂窩小洞天書寓之設、城外亦有安樂窩碧雲軒書寓繼之、各羅名花、以廣招徠、蘇揚諸帮妓女、紛紛蒞止、連本城土娼、共有二百餘名、香巢多在紀家樓後街一帶、因其處爲適中之地、交通最便、各大旅館、又設於此、當時遂有花街之目、然多有品無貌、或有貌無品、求能品貌雙全、渺不可得、惟有袁紅寶者、山陽籍、爲個中之翹楚、品貌具推第一、老數狎客、尊爲花國袁大總統、姊妹花亦以總統呼之、局票多不書袁紅寶、而書總統字樣、後有某恩客爲之脫籍、貯以金屋、當時左道尹見色垂涎、夜間微服出遊、與林步靑結不解緣、且招妓入署、侑酒助興、有某署參謀小姐、好時裝、與道尹三姨太友善、屢次過訪閒談、某日、小姐入署、爲守衛所阻、喝問名字叫什麼、此小姐面如土色、奔告其父、父怒甚、轉告於左、將守衛斥退、諸如此類、笑柄雜出、不勝枚舉、其影響於社會風化者、更不可勝言矣、未幾左解職、經人向當道請取消花捐、而得省會議決、故至今書寓已亡、花國無存、回想昔日不禁有滄桑之感也、

□誌謝　余友新會陳鐵生先生平昔只知其工文章、初不意其夙閑技術、精拳短打、百人不敢當、嘗與同志創精武體育會、受業者如林、數年成績至優、玆編成『精武本紀』一書、是爲尙武模範、圖畫裝潢、皆極美麗、承惠一册、讀之令人生拔山舉鼎之想、烏乎其可以無謝、謹謝、　丹翁